

責任編輯：張旭健

副刊

追求完美的藝術家

翠神 乾坤 余似心

最近在台灣買了一套名畫家吳茂芹示範繪畫油畫的光碟，彌足珍貴。當他繪畫的兩幅畫《先民渡海—海峽夜渡》、《先民渡海—抵岸》，畫面及人物逼真感人，原來他花了十年時間去完成！他為了研究歷史、構圖、人物等等，還遠赴廈門去找尋資料；而另一幅名畫《貴妃之憂》，同樣憑歷史而憑空創作的畫，也花了十年去完成！再茂芹對藝術的認真，說明了為何他能有今天的輝煌成就。

曾在深圳藝術館看過一個全國展覽的大型歷史油畫展，當中一個展覽介紹畫家的創作過程，展出畫家在落筆之前的草稿，不少是經過無數次修改而成，畫家的毅力及耐力，對完美的執著，實在令人佩服。這令我想起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當年偉大的畫家米開朗基羅，花了四年時間獨立完成了八百多平方米的天花壁畫《創世紀》；而拉斐爾在博物館內的壁畫，細膩動人，是十六年時間的心血結晶。

從這些畫家身上，我們看到的除了藝術的天分，還有心力及熱誠，沒有這份對藝術的熱誠，哪能為一份創作熬上經年。

香港最近流行繪畫減壓，有一些畫室提供畫具顏料，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到畫室去，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傑作畫上去，然後開心心地帶着自己的傑作回家。有一些畫室，還可因應客人的需要而代為勾線起稿，客人只需把喜愛的顏色填上，如小孩子的填色玩意，便擁有一幅屬於個人的作品。香港有愈來愈多不同類型的畫室實在是個可喜現象，無論以甚麼形式，讓更多人接觸色彩，學會欣賞身邊及世界的美麗，培養和諧的心靈，有助建立和諧的社會。

從畫室的填色開始，當你愛上畫畫之時，可能是另一位完美的追求者。

七絕四首

琴台 潘國森

大俠郭靖語過云：「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每次翻閱《神鵰俠侶》至此都感汗顏。在「射鵰英雄」的眼底，不會做詩則連當個文士都未夠資格。古人認為「詩言志」，潘某人平素無志可言，故未敢塗鴉。

跟李裕翰兄素未謀面，只借電郵郵雁互通。自辛卯歲晚起，再三懇請潘某人習作詩語，便聯想到「小查詩人」寫通靈神鵰催逼過練功，感憤可感。前代文士十歲前已學做詩鐘，這回真可算臨老學吹打。裕翰兄之管，黃專修兄之教（詩律全憑黃兄逐一講解，再加潘少孟兄示範對聯，方敢下筆，因未識對仗寬寬也。【博文詩藝社】(http://hsbook.taupay.com)其他前輩的提點，就不一一致謝了。

幾回課業之後，專修兄吩咐先從七言絕句入手。近日罵戰升級，引起「族群撕裂」，甚是無謂。遂以時事入詩，得轉轉七絕四首。

其一：「惡言醜語罵蝗蟲，立國農耕後稷功。議會鼠狐莊稼害，未如蠶賊德不空。」

其二：「症急臨盆聞閻風，惡言醜語罵蝗蟲。訟師玩法關防廢，醫護官民嘆第窮。」

其三：「百粵鄉談流播久，劍冬乏力香江狗。惡言醜語罵蝗蟲，偷無懶狂安丑。」

其四：「明珠赤絲一根同，譏嘲乖離骨肉攻。意恐太平山不亂，惡言醜語罵蝗蟲。」

寫詩原本不應「畫公仔畫出腸」，但頻年以來常有讀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倫敦奧運會七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幕，至今僅餘五個月，籌備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據說，全市安裝了五十萬個攝像監控鏡頭，遍佈倫敦各角落，平均每兩個鐘頭監控十四人，以防止恐怖分子和搗亂分子破壞奧運會。

部分鏡頭還可以發聲說話。例如，閣下若亂拋垃圾，一旦被攝像頭拍到，它會開聲「請」你撿起垃圾，還說「謝謝」；維持英國紳士作風。

倫敦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監控之都」，事緣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愛爾蘭共和軍在金融區擲炸彈，英政府開始在鬧市安裝攝像監控鏡頭。

當年我曾採訪了與攝像鏡頭有關的新聞。倫敦唐人街位於蘇豪區，龍蛇混雜，但地方政府偏不肯在唐人街安裝鏡頭。他們認為中國人（特別是餐館老闆）有錢，應該自資安裝。當地華人社團於是發起抗議行動，和政府講數。後來經警方從中調解，華人勝訴。警方是一除笨有精，唐人街若罪案增多，會連累他們疲於奔命。

英國的攝像監控鏡頭連年立功。去年八月，倫敦、伯明翰和利物浦多個城市發生騷亂，鏡頭將暴徒的「打砸搶燒」全部攝畢，逾千人被捕。「監控之國」美譽，對英國來說已是極大諷刺。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反極權主義小說《一九八四》裡，第一章就出現了「老大哥正監視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男主角身穿藍色黨服走出電梯門，看見牆壁張貼一幅留着濃密黑鬍子的人像畫，凝視着他。無論他走到哪裡，畫中人都虎視眈眈，無處不在。

奧威爾生前居住倫敦北部伊斯靈頓區，如今，區內的「老大哥」(攝像鏡頭)密布。奧威爾若在生，無論他走近客廳窗前，去花園剪草，或去附近酒館買醉，一一被「老大哥」監視。

想不到，反極權國家的監控行動最普遍。美國自「九一一」後安裝了約三千萬個攝像鏡頭。人權和隱私權，談不上了。

老大哥正監視你

者垂詢詩歌作法，或有傳來新作詩詞要我品評，實是問途於盲，惟有從讀者角度略談讀後感。現在老來學寫詩，倒不如與興趣於此道的年輕讀者一起學習。

轉轉體中一個格式是同一句七字不變，分別放在四首七絕的一、二、三、四句，合成一個詩譜。這是個很好的練習，先有了自己滿意的一句，才斟酌放在詩中甚麼位置。近日城中有人鼓動香港人侮辱內地同胞為蝗蟲，不相干亦不相識的觀光旅客亦受無妄之災，被刁民糾黨當街謾罵。

第一首先談中國向來以農立國，借莊稼、穗米比喻香港政事。議會裡面的城狐鼠有意無意間損害香港整體利益，此輩既有官員，亦有議員。城狐鼠胃口不大，但議會一個個愚蠢決定，已可以浪費掉以億計公款。蝗蟲所經之處，必將農作物吃個精光，對農業社會的禍害甚於鼠狐。第二首澄清內地雙非孕妻鬧閩緣由。亂送「居留權」無異於引人犯罪，誘使孕婦等到臨盆才硬鬧急症室，醫者父母心，總不能置之不理。亂事根源在於有人玩弄法律條文。

港人戲稱普通話為「劍冬瓜」，學習有相當難度。適逢內地有小丑罵香港人是狗，舊恨加新仇，衝突便升級。廣府俗語有謂「相嗌唔好口」，那邊廂一夫罵狗，這邊廂眾人罵蟲，殊為不智。遂有第三首。

明珠指香港，赤縣是中國代稱。有人唯恐天下不亂，宣揚「罵蟲有理」的邪說。有些小朋友語文水平低下，便受誤導。四首小學生般平庸的習作，未足作示範，但語出於誠，即使開罪狂憤憤，此身何懼？

南非太陽城與野生動物園 (下)

(三)

比林斯堡野生動物園的精妙之處在於與「太陽城」只有一望之遙。一邊是人群熙攘，醉生夢死的娛樂場；另一邊是蒼茫寧靜，自然祥和的大草原。處於野生狀態的動物——大象、獅子、犀牛、斑馬、長頸鹿、瞪羚和成千上萬種飛禽走獸，和太陽城裡的人群近在咫尺，構成一幅反差巨大的「人獸共處圖」。

比林斯堡野生動物園建於1979年，是南非第四大動物園，面積有500多平方公里，與整個新加坡差不多，車行十幾分鐘就到動物園大門口。走過木頭和茅草搭的門樓，我們便從21世紀一下回到了原始時代。

汽車像隻甲殼蟲，在亘古荒原上緩緩移動。過去我們看動物，動物在籠子裡，人是自由的，今天看動物，我們在籠子裡，動物是自由的。陡然間我暗自好笑，覺得這種角色的轉換與顛倒具有十分貼切的合理性，時空不同，人與非人的關係就不同。在眼前這個王國裡，真正的主人是動物。而人類，是異類，是外來者，甚至是入侵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我們在參觀動物，而是動物在參觀我們。這不，一群狒狒率先來到我們車前，牠們大搖大擺，目中既無車也無人。一隻隻碩碩的公狒狒跳上車頭，一屁股坐在蓋板上，圓圓的大眼睛和我們對視，彷彿說，你們幹嗎到這兒騷擾我們？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讓我們又好笑又好氣，紛紛把照相機對着他，一陣狂拍。那狒狒見我們沒有惡意，也沒給他香蕉吃，

悻悻然跳下車頭，向已走遠的母狒狒跑去。

一群非洲羚羊在遠處大樹下小憩，頭羊發現我們的汽車，扭過頭射來警惕的目光，小羊們不諳世事，仍撒蹄子撒嬌，小的拱着羊媽媽奶頭，稍大的相互追逐，玩着捉迷藏遊戲。我們的司機惡作劇，猛按一聲喇叭，羊群齊刷刷支楞起耳朵，四肢像繃緊的弓，隨時準備把自己射向遠方。許是見怪不怪，牠們識破了司機的伎倆，並沒有逃走的意思，繃緊的肌肉又鬆弛下來。本來嘛，自己的家園，憑什麼要逃？

汽車繼續前行，茂密的草叢裡，有兩隻長頸鹿時隱時現，樹葉和草莖是牠們上好的掩護物，若不是信步移動，我們很難發現牠們的身影。這兩隻長頸鹿肯定是一雄一雌，牠們前一後，亦步亦趨，像兩隻輕盈的畫舫，優雅地在綠色「海洋」裡穿行，而那聳立的脖頸和頭顱正是高高揚起的風帆。

非洲動物有「非洲五霸」之稱，分別是獅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和黑犀牛。導遊說，能全部看到五霸的機率很低。如果能看到兩霸就算有福之人了。在眼前這片王國裡，真正的福人是有福之人了。我們都想當有福之人，一個個恨不得長出孫悟空的千里眼，全景式向縱深掃描。突然有人發現目標，順他手指的方向看，遠處有個象群，大概十餘隻吧。因距離太遠，牠們淹沒在草叢裡，只能看到黑黑的脊背。我們正遺憾，司機說，別看遠處了，這兒就有。我們一回頭，車左前方僅十米處，一頭巨象赫然出現，牠的屁股對着我們，長鼻子正伸向一棵大樹，只聽「咔嚓」一聲，碗口粗的樹枝被折斷，露出白生生的茬

口。我們驚呼，乖乖，好大的力氣！大象卻沒事一樣，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裡，硬盤般的屁股扭扭兩下，瀟灑地甩了甩尾巴，大搖大擺走了。

我們有些忿然，太憋屈了！到底誰是萬物之靈長？憑什麼我們關在比籠子還小的汽車裡，讓動物這般蔑視我們？我們要下車。導遊一聽忙說，使不得呀，使不得。前些日子就有個遊客非要下車，結果被獅子吃掉了。導遊這麼一說，嚇得我們大眼瞪小眼，誰也不嚷嚷了。

導遊笑笑，接着說，大家別急，前面有個專門供大家下車的地方。說不定還可以看到角馬哩！車在一排房子前停下，幾個黑人兄弟手握衝鋒槍，在四周晃蕩。導遊告訴我們，他們是保護遊客的，萬一有人遭猛獸襲擊，可以開槍。

這兒真的角馬。房後草地上，一隻角馬正在舔舐一塊灰白的石頭。我們躡手躡腳走過去，近距離打量眼前這個野獸：個頭比牛高，比馬矮，頭大肩寬，腿長腰細。前半身像牛，後半身像馬，硬扎扎的鬃毛有點稀疏，顏色黑中帶灰。大頭呈不規則四方體，與身子相比，顯得比例失調。兩根彎彎角約尺長，有如中國古代冷兵器畫戟。牠津津有味地舔着大石頭。我們納悶，這

角馬不吃草啊，吃石頭？導遊賣了個關子才說，那石頭上有鹽，是工作人員故意抹上去的，角馬舔後對牠們的生長與體魄都有好處。

我們恍然大悟，禁不住為自己的無知好笑。不料那角馬被笑聲所驚，突然發力，一溜煙跑開，轉眼隱入叢林，不見了蹤影。

在一個湖邊，我們看到了犀牛。這傢伙個大勁猛，皮厚角尖，不太願意接近人群。我覺得犀牛的長相不好看，面也不善，坐車裡瞅一眼足夠了。

兩個小時後，我們出了動物園，從史前又回到現實。除了見到眾多的小動物外，「非洲五霸」見了「兩霸」。導遊說運氣還不錯，他帶的上批客人只瞟了一眼遠處的大象。望着導遊那張生動的嘴，我的思緒游離了「霸」與「非霸」的主題，陷入人與動物的關係的沉思中。



比林斯堡野生動物園。網上圖片

百家廊 鄭浩

平常心

思旋 天地

壬辰龍年，生龍活虎，翻雲覆雨，世界政治與經濟局勢皆顯得動盪不穩定。生活於此間，如何能隨緣而從容，感到瀟灑而快樂，相信「平常心是道」便可矣。

「平常心是道」便可知矣。還富於民。由《文匯報》牽頭舉辦的「香港特區政府十大施政建議」結果，毫無意外成為十大施政之首。顯然此舉大獲市民重視和歡迎。可惜，由於派錢技術不佳卻惹來批評，聲譽大跌。世事不可能盡如人意，財爺坦言「但求無愧於心」。不同階級不同利益所在，任何政策與措施皆涉及利益時，必然會有不同的反應。經一年深思熟慮，今年財政預算一如所料，派糖免問了，當然又惹來反對之聲。雖然，在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財爺終於向中產中小企伸出援手，可惜「無人士最弱勢貧富」一群未能如去年一樣獲派六千元，十八歲青年學生無差遣稅之優惠。有點失望？其實，坦白說，去年無端端花了公帑近四百億，部分在境外。如果深一層將這筆巨款用於有急切需要的改善醫療、教育等，又或者加快興建公屋，肯定經濟與社會效益都會更大得着。今年財政預算案投入改善瑪麗醫院和廣華醫院工程，就是好事也。

都在動物園，相煎何太急

「廣告」是由若干香港網民寫的。一邊是狗，一邊是蝗蟲，兩邊頓時都失了人的理智。大年初五，內地的網站上有網民組織「香港吃蝗團」，聲稱要集體去港吃蝗。而過年的幾天中，由香港網民組織的「反蝗團」亦走上街頭，衝到內地客雲集的尖沙咀名牌店前，逢內地人就高唱改編的歌《蝗蟲天下》……

值得慶幸的是，隨着戰火延燒，網上理智的聲音愈來愈多，畢竟，內地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矛盾衝突的結果一定是把雙刃劍，兩邊誰也別想不見血。而無論是香港網民還是內地網民，其情緒都完全可以理解，非要说誰錯的話，一個錯的是孔「叫獸」，挑撥矛盾，讓網民互相攻擊；一個錯的是孔「狗」，大家都在動物園，別讓外人看笑話，相煎何太急？

五體投地

杜亦社 阿杜

意大利郵輪船長想航近家鄉近岸響號打聲招呼而不幸觸礁，惹出沉船大禍，這真是因小失大，也可說他學藝不精警惕不強，才惹此大禍。

筆者年輕時曾航海近廿載曾做過一位船號「艇王之王」之下，此人另有一名「沉船船長」，駕船專門去觸礁沉沒去騙保險金。駕駛一艘艘殘廢破船，載一批似是貴材料實為廉價雜貨，專門在四月（北半球）起霧時領船航向朝鮮交界近海。此位船長原姓楊，年輕時曾向美國水兵，負責航道指揮，朝鮮戰爭的朝鮮艦隊互擊，有不少在近岸沉沒，其桅杆在水底突出有多少呎，在何位置他都瞭如指掌，及後他返回香港拿了身份證考到英籍船牌，加入本港各航運公司任職。五十年代朝鮮戰爭後，此船長之船多以殘廢船貨買重保險，霧天駛進朝鮮沉船海域故意觸到水底之沉船艦殼，因為不是戰爭或狂風大浪出事，很輕易放救生艇逃走。

近日阿杜與舊日船友聚會談起「沉船船長」，皆說若該意大利船長為船長，以此人之精明幹練，此郵輪近岸觸礁之事便不會發生了。

阿杜當年航海多載後，對一些經驗豐富老船長十分佩服。曾遇過一位前國民黨海軍艦長，航在大洋當中站在船橋，望天上星星問「現在行幾度？」阿杜做舵手十分疏忽，不在意艦盤果然此時是在六十度航線，似這種望天星星對照船頭方向便知航向，不由不教你五體投地。

網人 理美美

最近香港與內地的互聯網上，可說是熱鬧非凡。由一袋乾乾脆脆引發的血案，釀成「狗」與「蝗蟲」兩大陣營的對決，加上一線大牌的火上澆油，水果媒體的搖旗吶喊，以及當局處理的不甚得當，使得兩地網民劍拔弩張。

春節前幾日，一個關於內地兒童在港職上違規吃東西的視頻在網上瘋傳，視頻中，一對港人男女因制止小童吃麵而與他娘及其親友團發生大規模罵戰。看着一向溫良的香港市民突然爆發出不亞於內地潑婦的強大小宇宙，讓人暗暗心驚。視頻流傳的後果是拱旺了兩邊網民的火兒：港人近期本就不怎麼順心（父母有D&G的「重慶港人」事件，再「雙非兒童」(父母均非香港居民) 佔用港人資源事件，再加上港大調查的爭論，搞得民怨情緒本就波動；而內地大爺們更覺得不可容忍——啊，我們每天給你們貢獻GDP，拉動你們就業，你們吃內地的喝內地的，到頭來「爹爹」又「滋兒」，反了你了！於是，到得最後，這件芝麻事中的誰對誰錯已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情緒對立。

沒過幾天，一位頂着孔子後裔及北大教授帽子的孔慶東同志在評論吃麵事件時一張嘴就甩出一句「香港人很多是狗」，且連說三遍，結果不用想，本就一腔怨氣的港人炸了鍋。又沒過幾天，香港某報頭版以廣告形式登出全港「反蝗蟲」宣言，當中大發內地「雙非」孕婦團急診室在港產子的不滿，把內地客稱為「蝗蟲」，撲撲啦啦湧入香港買港人的樓、掃港人的貨、佔港人的床位，霸港人的學校、連港人的奶粉也沒放過，結尾一句「香港人，忍夠了！」據說，這個「廣告」是由若干香港網民寫的。



網民怒轟孔慶東的「狗論」，惡搞他的狗肖像。網上圖片